

後序

述古繼天而王者本軒轅之治建黃中拒間氣殊類之災
扶長中夏以盡其材治道該矣客曰昔者夫子懲禍亂表
殷憂明王道作春秋後儒紹隆其說董胡爲尤焉莫不正
道誼紕權謀今子所撰或異於是功力以爲固法禁以爲
措苟窮諸理抑衍而論其數雖復稱仁義重德化引性命
探天地之素恐乖異乎春秋之度也曰何爲其然也民之
初生自紀其羣遠其害沴擯其□□統建維君故仁以自
愛其類義以自制其倫彊幹自輔所以凝黃中之綱縕也
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裨仁義之云云也哉客曰宰制

所謨以貽無疆固當通其變而不滯其常漢起西京中興
雒陽子之所製定燕薊爲會同之邦不已固與曰王者相
陰陽定風雨建之邦畿爲宰治主亦莫不用氣之厚而固
自然之宇也是故義農之都或陳或魯平陽蒲坂安邑耿
相憑河東北以爲安處長安雒陽大梁之上後王宅之數
百年之下而後地力衰歇漸以薄鹵今燕薊之宅受命而
興者女直韃靼曾不足於稱數永樂定鼎始建九五水土
未薄天氣翕聚天子守邊四方來輔後之所宅固當踵蹟
靈區以光贊我成祖也客曰賢哲制未亂庸愚謀已然立
說之大凡也今子所撰陳於數十年之前可以掾而保其

堅方茲陸沈□□忽其斬焉過述先事之失爲期忌愆子
所謂失魚而求筌也曰孔子著春秋定哀之間多微辭言
之當時世莫我知聊愾寤而陳之且亦以勸進於來茲也
昔在承平禍亂未臻法祖從王是爲俊民雖痛哭流涕以
將其過計進不效其言而退必裁其身矣天下師師誰別
玉珉荏苒首解大命以淪於是哀其所敗原其所劇始於
嬴秦沿於趙宋以自毀其極推初弱喪具有倫脊故哀怨
繁心於邑填膈矯其所自失以返軒轅之區畫延首聖明
中邦作辟行其教制其辟以藩扞中區而終遠□□則形
質消隕靈爽亦爲之悅懌矣歲德在丙火運宣也斗建維

辰春氣全也文明以應竊承天也太原之系世胄綿也爲
漢大行忠效捐也悲懣窮愁退論旃也明明我后逖播遷
也俟之方將須永年也黃書之所以傳也意在斯乎

黃書終

衡陽王夫之譔

原極第一

夫觀初始於天地者豈不大哉洋洋乎金以銑之木以幹
之土以敦之火烜風撓水裛以烝化之彼滋此孕以繁之
脈脈門門泮渙搏翕以離合之故盛德行於無疆而不知
其屆也然而清其族絕其畛建其位各歸其屏者則函輿
之功所以爲慮至防以切是故山禽趾疏澤禽趾羈乘禽
力橫耕禽力縱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于其泮散而
使析其大宗也亦勢之不能相掇而絕其禍也是故聖人

審物之皆然而自矜其類尸天下而爲之君長區其靈冥
滿其疑似乘其蠱壞峻其牖廓所以絕其禍而使之相掇
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者豈虛獲哉夫人之子物陰陽均
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絕乎物□□之于□□骸均也聚
析均也而不能絕乎□□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矜以絕
物則天維裂矣□□不自矜以絕□□則地維裂矣天地制
人以矜人不能自矜以絕其黨則人維裂矣是故三維者
三極之大司也昔者周之衰也誓誥替刺雅興鎬京淪東
都徙號祭存綱紐佚詛盟屢私數圻日兼故抱器服而思
烹漑者日惻惻然移玉之爲憂而聖人之所深長思者或

不在此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戎狄疑號者正其辜而
終徠之外會者斥其賤而等擯之夫周之衰非有匈奴吐
蕃契丹韃靼以爲之外逼也陸渾吾離允姓僑如之族種
不能配中國之一名都也燕之北鄙秦之西陲未嘗晨夕
於奔命也葵邱束牲而小白求三脊之茅城濮館穀而重
耳干隧道之請周之玉步將上逼之爲兢兢而聖人終不
以彼憂易此恤者則其故何也文武之興昕履牧率夕步
天祚濫唐沿虞服夏禘商承建列侯各君分長山河塞阨
際蠻戎夷貊者昔之天下也旣規規然憍其旁午復鼎鼎
然虞其上下諸侯或僻介荒小用寡捍疆以小藩大勢詘

于所守力僅于所爭固未嘗不糾迴蜿蟺於聖王之心夫
廷萬國一君長挾尺捶而奔役四寓功施鈇鉞爛然開于
其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聖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哉然
而山河以西師旦分牧函崆以東召奭代理五侯九伯州
長連率經緯縫紩制制員幅者使之控大扶小連營載魄
是故偏方遠服不受孤警連城通國若運擘臂則周之盛
王所以維繫神皋擯拒□類者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
而衰夷厲而降牧長無命綱維潰破鋒矢尋於同仇牖戶
薄於外禦是故孤竹蹙燕淮夷病杞鄆闕義渠侮齊宋而
窺河渭然而天子不能命伯列侯之疆大者矯激奮起北

斥南征故斬令支轢卑耳拓西戎刈潞氏者猶赫赫然震
矜其功以張赤縣之幟彼其左旋右攜夸武辟疆者雖不
足以與聖王權衡三維裘領八極之盛心而聖人猶將登
進之爲稍持其禍而異於漸滅也是以周之天子賜胙俎
錫彤弓命隨會敝冕賀任好播金鼓而不見譏於春秋
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進之也夫
奠三極長中區智周乎四皇心盡乎來許清露零柯而場
圃入保片雲合岱而金堤戒濫吳呼好冠而晉視命圭杞
用夷禮而胄緇神禹莫不逆警萌甲而先靖宮庭是故智
小一身力舉天下保其類者爲之長衛其羣者爲之邱故

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號，貢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于孫子，須于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類間之，然後植其弱，救其僵，揚其潔，傾其滓，冠昏飲射，以文之，哭踊虞祔，以哀之，堂廉級次，以序之，刑殺征伐，以整之，清氣疏曜，血脈彊固，物不干人，沴不侵祥，黃鐘以節之，唱歎以瀏之，故禮樂興，禘人和，四靈集，而朱草醴泉相踵，而奔其靈也。今夫元駒之有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虺飛蠶之窺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垤，無相干雜，則役眾蠢者，必有以護之也。若夫無百禩之憂，眇九孩之辨，尊以其身於天下，憤盈儔侶，吟呻同氣，猜割牽役，弱靡中區，乃霍霍然。

保尊貴偷豫尸功患至而無以救物偪而無以固子孫之所不能私種類之所不能覆蓋王道泯絕而春秋之所大憖也

古儀第二

自昔炎裔德衰軒轅肇紀閔阼危鑄五兵誅銅額滌飛沙
頌刃於涿鹿之埜垂文鼓茲巡瑞定鼎來鷗窳彌建屏萬
邦而神明之胄駢武以登天位者迄於劉漢五姓百十有
七后豈不偉與是豈有私神器以貽曾元之心哉而天貺
不捨靈光來集者蓋建美意以垂家法傳流雲昆不喪初
旨羣唯蒸蒸必以得此而後足於憑依故屢瀆播棄而卒

不能舍去以外求宗主蹟其所以燾冒天下者樹屏中區
閑擯殊類而止若乃天命去畱卽彼舍此之際無庸置心
要以衣冠舄帶之倫尙相統役奠維措命長遠醜孽者竇
以爲符得人而遂授之然而帝眷民懷絲遊膠液紛紛延
延彌保雲系者則質于相求而隱于相報也迄于孤秦家
法淪墜膠膠然固天下於掌握顧盼驚猜恐彊有力者且
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故翼者翦之機者擲之腴者割之
貳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長亭邑者不能橐寸金欲以凝固
鴻業長久一姓而憤敗旋踵由此言之詹詹鑿陋未嘗迴
軫神區而援立靈族豈不左與漢承其敝古型秦軌白黑

兼半而疆幹植條爲數百年之計者亦自創異意冥合十
九侯王封君兼城占籍鑄兵支粟不爲禁戒故長沙可以
支王粲之侵叛而燕旦受封制冊之中所以防遏獯鬻氏
者三致意焉景武以還推恩少力耐金奪侯雖輔弱助
而命大將遣單使得以意行消息權制士馬而且金虎銅
竹雖握禁闔軍民部署尤隆刺守故元成運替安順爽凌
然而樓蘭郅支絕亢懸首烏桓羌部躡駕伏尸雖莽僭西
都丕奪許鼎而南陽益部連衍而接墜緒者猶此枌榆之
苗裔也晉氏失計延非族以召禍亂中國墮墮非無自致
而州牧分土長其君子其民措施不拔瑯琊以延向使泮

散消弱守收無資十六國之戎馬精悍非江東之所能敵也六代文羸漫不足紀遺法餘力僅支江介者二百七十年使彼孱主孤邦日斤斤焉以孤寡陵遲倒柄藩牧爲慮會不足以建十年而石苻拓拔已褰裳而絕安流矣是故天下之勢有合者有分者有張者有翕者有縱而隨者彊彼而固此者故曰大制不割樂天下之成而成之選天下之利而利之今夫柔鷲擊輯縱橫驅合于農則實去要恩朴建脆弱驅合于兵則名存名存實去則自忘其弱而喪其矜方且割萬有專己私侈身臂矜總持不縱以權不彊其輔則所以善役天下而揅其禍者蕩然無所利賴此仁

者之悲膺疾頰而俗儒之利以爲名也唐無三代牧伯帥
長之援無深仁大計建民固本清族類拒外侮之謀竊尸
寓農之遺號強合兵農分制府兵徵發宿戎壹聽於京師
此其法足以數世速亡而迄于天寶禍發始剋者豈府兵
之敗軌特遲哉溯其僅存尋其利賴自西州沿北庭迄遼
左置督護都督者不隨腹裏得專措置故一時大勲名將
若李勣薛仁貴王忠嗣郭元振之流進止刑賞不受中覆
選士馬審機宜滂沛權酷奴隸偏裨下至乾沒猶無所問
極重不返而節度逆行千天厯以成五季者事勢瀾流洄
漩激而反倒其歸也然且更迭閏位圖錄弈改石晉北傾

恃結蠱醜而并陽不扶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疆
之效亦可觀焉宋以藩臣暴興鼎祚意表所授不寐而驚
趙普斗簪菲姿負乘鏡器貢謀苟且肘枕生猜於是假杯
酒以固歡託孔云而媚下削節鎮領宿衛改易藩武建置
文弱收總禁軍衰老填籍孤立於疆虜之側亭亭然無十
世之謀縱佚文吏拘法牽繫一傳而弱再傳而靡趙保吉
之去來劉六符之恫喝玩在廷于偶線之中而莫之或省
城下受盟金繒歲益偷息視肉崇以將階推轂建牙遺風
漸滅狄青以樞副之任稍自掀舉苟異一切而密席未溫
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猶祖前謀